



Fiction and Life

小说生活

毕飞宇、张莉 对话录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Fiction and Life

小说生活

毕飞宇、张莉 对话录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生活:毕飞宇、张莉对话录/毕飞宇,张莉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602-4

I. ①小… II. ①毕… ②张… III. ①毕飞宇—访问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5121号

责任编辑 赵萍 樊晓哲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4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2 插页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602-4
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毕
飞
宇

生于江苏兴化，现为南京大学教授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，代表作有短篇小说《哺乳期的女人》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，中篇小说《青衣》《玉米》，长篇小说《平原》《推拿》，散文集《写满字的空间》，文学讲稿《小说课》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《玉米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，《玉米》英文版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，《平原》获法国Prix de l'Inaperçu文学奖，《推拿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作品被译介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日、韩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。2017年获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。



张
莉

河北保定人，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。著有《浮出历史地表之前：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》《姐妹镜像：21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化》《持微火者》《众声独语》及随笔集《来自陌生人的美意》等。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、华文最佳散文奖、第七届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。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。

责任编辑：赵 萍 樊晓哲

营销统筹：化 城

装帧设计：陆 璐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新版序言

毕飞宇

这本书原先的书名叫《牙齿是检验生活的第二标准》，书名是我起的。初版几个月之后，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，书名叫《小说生活》。我想说的是，《小说生活》这个书名起得好，既本分，也开阔。我就想了，什么时候再版，我会把繁体字版的书名给挪过来。

现在，这本书再版了，从今天起，这本书正式更名《小说生活》。

2013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，责任编辑赵萍女士对我说，《毕飞宇文集》是九卷，给你再加一本，做个整吧。她的意思是，附带着推出我一本谈话录。那一年我才五十岁，老实说，这个年纪做谈话录有点过分。可是，一听到“谈话录”这三个字，我蓬勃的虚荣心就猖獗起来了，我哪里按得住，当即就答应了。

等赵萍女士真的把张莉博士给请来的时候，我有些蒙，准确地说，不知所措。我想起了老北京的一句话——这是什么话说的。我真的不知道“话”该从哪里“说”。必须感谢张莉，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，她的预备工作做得扎扎实实，她把我的书稿通读了一遍，找出了许许多多的“点”，然后，仔细详尽地做了一个谈话的提纲。我非常清晰地记得，对话是在我家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进行的，因为张莉的缘故，我们的谈话异常顺利，——她把话题扯到哪里，我的话就跟到哪里。在许多时候，我都产生了错觉，就觉得自己在“瞎说”，而事实上，我并没有瞎说，张莉都把控着，该向左向左，该往右往右，该刹车刹车，该踩油门就踩油门。就在第二天的晚饭前，我们也谈了两天，张莉伸出了她的胳膊，关上了她的录音笔，说：“一本书差不多了。”我很高兴，只想着早一点撂挑子，回想起来，我的语气几近恬不知耻了：“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哈。”张莉说：“行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

当然，我还是管了一些。等张莉把文字稿给我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到处都是“口水”，“口水”要不得，得管。对了，不少朋友

看了书之后对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赞不绝口，老毕厉害啊，出口成章啊。在此，我郑重地说一声，朋友们夸错了，我没有出口成章的能力，你们读到的，只是“洁本”，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不可能比任何人高明。当然，不只是删，在某些重要的地方，我也做了一些必备的补充。

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。但是，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，对话就是对话，它和书斋里的写作有性质上的区别。在对话的现场，或去了一趟卫生间，或服务员的突然闯入，或接了一次电话，对话就中断了。我记不得我们有过多少次的中断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些“中断”给本书带了一些遗憾。比方说，有关现代主义文学的部分，有关文艺美学的部分，有关女性主义的部分，我们的深入都不太够。说起来有点像笑话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起步的，而张莉女士的博士方向就是女性问题，可我们恰恰没能在这些地方好好地讨论。我想，谈话的“中断”是原因之一，最大的原因也许还是“灯下黑”，它反而成了我们的盲区了。

就在《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》初版的时候，我和张莉有过一次电话长谈，所谈的重点就是这本书的不足。说起我们的盲区，我们都开心地笑了。张莉鼓励我说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等毕老你 90 岁了，我们再谈一次，都补上。

这主意不错。那我就等着。我等着赵萍带着张莉再一次来敲门。我想我会让她们俩在门口等会儿。九十岁了，我想我更能装了，我得装上我的假牙。乘着口齿还清晰，我想说——

感谢应红。感谢赵萍。感谢张莉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感谢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。

2018 年 7 月 6 日于南京龙江寓所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|
| 001 | 成长 |
| 043 | 经历 |
| 113 | 质地 |
| 167 | 阅读（一） |
| 205 | 阅读（二） |
| 279 | 写作历史 |
| 331 | 附录 |
| 373 | 后记 |

成长

1. 屁股决定脑袋
2. 真实的边界
3. 用哲学思索这个世界
4. 思维要有品质

1. 屁股决定脑袋

张莉：在设想中，我们做的这个对话录首先是关于作家个人成长的口述史，当然还有他文学世界的生成史、他小说作品的成长史。我们第一部分就先谈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吧。童年经历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。我们先谈一下你小时候性格的形成，生活环境。

毕飞羽：说起性格就不能不谈父母，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。我的父亲有点特殊，身世很迷离，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，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，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，他几乎就不说话。父亲是家里的压力，所以我很少在家里。除了辅导我学习，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并不多。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经是我做了父亲之后的事了。我的父亲对我很放任，除了学习，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。他做事情很知识分子气，

其实就是书呆子气，很笑人的。有一次，我做了出格的事，打了人，他让我写了一份检查，站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朗诵，还贴在人家的家门口，这件事给我极其深刻的记忆。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乡村教师，师范学校毕业的，在那个时代的乡村，属于“高级知识分子”了，师范学校的学科很杂，但主要是音乐、体育、美术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，什么也不太好。她能说会道，能唱能跳。我母亲很漂亮，性格外向，很活泼，还会打篮球，这在乡村女性中间是很罕见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身，我估计她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。对我们这个家来说，母亲是重要的，如果没有我的母亲，我的父亲能不能活到“文革”结束都是一个问题的。我的父亲和我也都很感谢我的母亲。

张莉：你觉得自己像父亲还是像母亲？

毕飞宇：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点像，有些分裂。你很难说我像父亲或者说我像母亲。不过，我热爱运动一定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，从会走路到现在，我没有离开过运动。这么说吧，在人堆里头，我有点像母亲，到了独处的时候，我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，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，一个人，闷在那里，好像和谁闹别扭了，其实，和谁都没有别扭，我就这样。

张 莉：你父亲好像对理科或者天文什么很感兴趣？

毕飞宇：他不是真的对那些感兴趣，他被打成右派以后，他自己也会总结，他之所以这么倒霉，一是因为写，二是因为说，又写又说，出问题了嘛，他就是因言获罪的。等他到乡下，他既不敢写，也不敢说，没事干了，他对数学、物理的兴趣是这么来的。

张 莉：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？

毕飞宇：我们家不是下放的，是父亲出了严重问题，送到乡下去的。我就在乡下出生了，一生下来环境就很好，农民哪有那么复杂？不管政治的。我的母亲是教师，你帮着人家的孩子识字、识数，人家就对你好，这是很简单的事，乡下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。在村子里，我的父母很受尊敬，他们把对我父母的尊敬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，他们对我格外宽容。孩子其实很势利，他能感觉得到。因为这个宽容，我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，身上有骄横的东西。孩子其实很势利，不是他胆子大，是因为他知道，你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。

张 莉：犯了错没有惩罚。

毕飞宇：没有的，一般的事情人家也不告状，在外面打架了，

一看陈老师家的儿子，算了。在乡下，大多数乡亲不是看在我父亲的脸面上，而是我母亲。我母亲的人缘极好，我犯错了，人家哪里好意思到“陈老师”那里去告状。

张 莉：你小时候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，或者特别骄横的事？

毕飞宇：过了十岁之后，我的情况开始不妙，越来越过分，时常有人来告状。

张 莉：比如拿弹弓把人打了？

毕飞宇：主要是打人家的母鸡。我的弹弓主要是打鸟的，可是，鸟太小，不过瘾，后来就打鸡。鸡可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人家靠鸡蛋生活呢。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还不是打母鸡，是打玻璃，我们学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，用弹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，很恐怖，主要是玻璃的破碎声很恐怖。回过头来说，人在少年时代是有犯罪心理的，就喜欢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就喜欢听玻璃被击碎的声音。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，《白夜》，我写了一个坏孩子，用弹弓把一个学校的所有的玻璃都打了，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干的。我的父母哪里能想到是我呢，夜里头我躺在床上，听他们在叹气，我非常紧张，怕，但是也得意。

张 莉：你这样说，我想起《平原》，那里的很多乡间儿童生活应该就是亲身经历。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坏事。

毕飞宇：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坏事的呢？就是村子里有了知青之后，开始干大坏事了。

张 莉：什么算大坏事，那时多大？

毕飞宇：十多岁吧，反正有知青了，我们一起偷东西。

张 莉：偷鸡，还是偷钱？

毕飞宇：不是鸡，也不是钱，是吃的东西。我一般不是主犯，主要是跟着。

张 莉：那知青也就是二十来岁。

毕飞宇：我不大记得了，在视觉上，他们都是大人。你也知道，我是教师家庭出来的，道德观比较强，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非常害怕，得手之后几乎就是狂奔。可是，知青偷了东西之后特别镇定，严格地说，不像偷，更像拿，脚步很慢，一点都不慌。这个给了我极深的印象，我很崇拜他们。